# 春申舊夢

文：老上海 畫：李家裕

## 上海不像已解放了

小張立刻同意。當他到「小江南」，知道白月琴十分鐘前來過電話，她由十嫂嫂進醫院，今夜的約會取消了。他即打電話到白家，是女傭接的，提到主人們都不在。

明天上午，小張在「小江南」接到白月琴的電話：

「嫂嫂已經脫離險境，明天我來看你！」

小張也不問起嫂嫂是什麼病，即說：

「明天八點我們到『中青』看籃球。」

「有你朋友參加的？」白月琴問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明天我來吃蛋炒飯。」

「幾點？」

「六點半就來了！明天不會有事。」

「明天見！」

明天下午六點二十分，白月琴即到「小江南」來。七點五十分，他們抵「中青」籃球房，比賽開始，兩隊競爭激烈，與小張朋友有關的一隊贏了三分。小張與白月琴離開「中青」走往南京咖啡館。座上人也不少，他們要了咖啡薄牛排，喝咖啡時，白月琴對小張說：

「上海不像已解放了」

「投機業已在檢點了。」小張說。

「你不想搶帽子？」

「我常去的『兆豐』已經關門，其他投機字號也大半關門了！正式鋪子，大型的將要公私合營。」

「貴店呢？」白月琴笑了。

「當然不成問題，我們的大師傅老李辭職。」

「此刻還未離開吧？」

「就要離開，有人替補的。」

「我閒着無聊。」

「你進了廚房，我跳舞無舞伴。」

「高先生經濟如何？」

「經濟不如我。」（一九九）

## 一九七：不動聲息

「不必了。」蒙莉搖頭。「晚上吃得太飽，現在仍未消化。」

「那我送你回家去。」關樹峰降低聲音說。

「唔！」蒙莉點頭……

香港是個小地方，正當關樹峰和蒙莉來往日漸頻密時，在多倫多的王明終於得到情報，知道丈夫有了一個女朋友。

這使王明感到震驚和難過，但個性較爲沉靜穩健的她沒有立即找關樹峰興師問罪，她怕這樣會打草驚蛇，如果沒有真正的証據，他是不會承認的。而且王明心裡還有一個希望——這消息是真穴來風，子虛烏有，丈夫根本沒有另一個女人。

在她的心目中，關樹峰是一個純良可靠的人，過去他從未拈花惹草，她不相信他這麼快就變了。

於是，王明不動聲息，只是知會娘家的人，盡快替她暗中查証一下，看關樹峰是否眞有外遇？

在香港的關樹峰不知道自己和蒙莉的來往已爲太太風聞，他和蒙莉的關係正日漸加深。

現在，幾乎每一個週末或星期天，關樹峰都會和蒙莉在一起。

週末又到了，星期五晚，關樹峰在電話問蒙莉：

「明天咱們到哪兒玩呢？」

蒙莉說：

「隨便吧！」

關樹峰說：

「又是我拿主意？好，咱們到鄉村俱樂部去，那裡可以打球、騎馬、游泳……隨便你喜歡玩什麼。」

「我不會騎馬呀！」蒙莉說。

迷霧 陳浩泰

## 一九八：美酒生窩嫣然一顧

鴛鴦 人生處處皆文章 蕭鳳

陳其禮這日來到太古廣場新公司，事前約了田壽民來到，看公司的新連作，漱芳將已可獨立應付的兩位副經理約米見面，陪同其禮和田壽民，將兩大層的辦公情況巡閱一週。

「老太爺說，請壽民主持新港紮移民新村計劃，在這裡是尚級顧問名義，漱芳太太之約，盛時推辭了。」

漱芳有心提出的問題。其禮忙道：「多謝謝謝！」

「他們坐了兩位姊姊，我跟曼谷的執行清過建村計劃的，那邊早已開始將實的大園子作基地，交給投到標的日本山內組合開始了，先完成八棟公寓，改了每棟只六層，各有後園水池，八棟分佔兩大園林草地——都將就用了原來有的林木築園。我這就陪壽民兄去看一轉，也介紹他跟曼谷我們公司、和楊氏機構認識。老太爺口頭說了，我想提議他担任我們這裡的開發部總經理，以便兼理港紮兩地的工作。」其禮作了最後建議，漱芳說：「我打好正式聘書明天面交親簽手……。」壽民力辭，但漱芳、其禮都不肯，說：「既佔用你，當然沒有正式職位，薪金老太爺的定級數。」忽然漱芳紅了臉說：「今晚在山上再夜談吧！」

田壽民因天氣忽降十度，便約定當晚到仿照台北青青的圓明酒樓吃生窩。其禮過到一邊打個電話，說我們只四個人，不無自閑讀，才知不易。」

## 一九九：增進感情

麗莎曰：「你好似經驗十分豐富喏。」

林華曰：「當然了，聽得多，亦見得多，不信，你可以問下你媽咪。」

麗莎曰：「有，我媽咪亦勸過我，叫我善價而沽，否則好易蝕底。」

林華曰：「當然了，蝕底有仇報，倒不如擺明車馬。」

麗莎曰：「好難，我做不出，我份人，講感情，有感情叫我就咁收錢，唔得。」

林華曰：「咁好喇，我哋培養一下感情，嗱，第一，我帮你還清夜總會單債；第二，我哋多一D來往，咁就可以增進感情，而且我決定捧你參加港姐。」

麗莎曰：「咁我多謝你先。」

林華由拖住手進展到哄個頭埋去，一親香澤，又想索吻。

麗莎曰：「大庭廣衆，我不同人奇士嘿！」

林華曰：「你怕乜，驚我有病？」

麗莎曰：「唔得呀，奇士好唔衛生。」

林華曰：「我冇病，十分健康。」

麗莎曰：「都係唔好，第二日先喇！」

林華曰：「惜一啖咀仔都唔得？」

麗莎曰：「好核突，唔好呀！」

林華曰：「我眞不信咁大個女未畀人奇士過。」

麗莎曰：「冇就冇喇！你不信我亦冇符。」

林華曰：「咁又冇話不信，我只求奇士一下咁多，乾嘅，不是濕嘅。」

麗莎曰：「唔得呀，你惜我面珠喇！」

## 一九九：美酒生窩嫣然一顧

開心

## 第一回：秘笈之門

棍仙 曹玲瓏・文 占秋風・圖

這一天，耿頭陀師徒倆要告別白冉公了。李素英出了個點子，讓師徒倆僞裝成挑伕，她自己也扮成個侍女，準備像渡頭水，避過鄭兵的耳目。

瀕行時，白冉公歉歉深情地一手撫着善心的肩膊，一手遞上一本親自釘裝的、粗陋的線裝書，語重心長地對他說：

「這幾年，我專心鑽研了一下棍術，覺得過去學的，乃有棍無術，失諸浮華，因此將酒修所得繪成手譜。我沒有什麼相贈，就把它交給你，望你學有所成，終有青出於藍的一天！」

「謝過白公公了！」善心將手譜珍重地接了過來。

李素英隨手接了過去，用頭絹包上，放在雜物籃下。

不覺間，他們已緩步過了山腰。耿頭陀將挑担調了個頭，猛然醒起什麼，回頭對白冉公說：

「啊，白老兄，免送免送，請回吧！」

「不，咱們是十八相送。」白冉公笑着說：「我送你來你送我，一塊兒下山，走！」

「白老兄下山有事？」耿頭陀問。

「唔，大事！」白冉公忽然變得神情肅穆：「洪喜他本來約定各路蒙師相會於嵩陽觀，爲討鄭的唐軍主將秦王李世民通敵消息，以期內外照應，明天嵩陽觀有廟會，來往人多，是聚頭的好時機。現在洪喜臥病在素心堂主那兒，這差使就由我担當了。」

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

「對了。」白冉公想起什麼？忽然止步說：「你她半途有什麼阻梗，到那裡去會我！」

「知道了！」

將到山腳，彼此分道揚鑣。將到順河的岸邊，遠遠見一葉個舟，及時地冲着他們划來。舟上的老梢公，朝着他們微微頷首，互相之間心領神會；他們大步上前，正要跨步下船的時候，兩旁閃出四個持械的兵丁，大聲喝道：

「站住！」

（廿五）

## 一九九：增進感情

夾心人 王方

## 八四：一串哈哈笑聲

素菲一臉詫異，起床拿起電話，「喂」一聲，耳機馬上响起刺耳的「哈哈哈」笑聲……

「是誰？」她問。

耳機還是刺耳的「哈哈」聲……

獻國站在那裡，盯望素菲接聽電話。

「喂，你是誰？」素菲心寒地問。

還是那種刺耳的「哈哈哈」笑聲……

「你再不講話，我收線了！」她說。

還是刺耳的「哈哈」聲……

她氣憤，把電話掛上。獻國問：

「誰的電話？」

「一串怪笑聲，哪曉得是誰的電話？」她說，心緒不寧。

片刻，電話鈴又响，獻國伸手企圖去接電話。可素菲想到一個新寡婦人的臥室裡，在這三更半夜，竟有個漢子接聽電話，會洩漏姦情，便搶着把獻國推開，說：

「你不能聽電話。」

自己重又拿起聽講機，又是「喂」一聲。

還是那一串「哈哈」聲……

她說：「你究竟想怎麼樣？」

電話那邊說：「想笑看我妻子勾佬，不，笑看妻子是與隔鄰二叔的姦情！」

她吃驚，那麼說，電話裡的鬼魂，已目睹獻國在自己的睡房裡了。

「獻民，你是獻民……」

「對，我是你老公的鬼魂……你好無恥，在老公死後，做頭七，便打開方便之門，與獻國勾勾搭搭……」

「獻民！原諒我！」說着，她雙脚屈膝，跪將下來。

獻國驚奇地盯望素菲：

「你怎麼跪下來？」

電話那邊笑聲又起，說：

「素菲，你即使跪下來，也于事無補……」

「獻民，不是我約他來，是獻國他自己摸來，我……獻民，我，我對不起你……」

獻國衝前去搶她的電話，她不讓他搶，說：「獻國，你不要搶，讓我講！」

## 一九九：關心生病原因

「生病跡象？」李雲英狐疑地望着王家山。

「是的，是她的生病跡象。」王家山說，「你是她同班同學，相信很清楚。」

「你是她的戀人，應該比我更加清楚。」她狡獪地眨動着眼睛，又眯起咀說。

「可是，她到底是女孩子嘛，」王家山眞誠的說，「一些切身的問題，她不好意思開口的。你就不同了，你也是女孩子，說話方便些，近來她的飲食和舉止有異常的地方嗎？」

「這——」她猶豫起來了，「我很少注意到這方面，眞不好意思。」

「在病房談不太好，」王家山望望躺着的娜塔莎，「我們出去談談吧，這建議你同意嗎？」

「就到你們愛到的小亭子坐？」李雲英興哧哧地笑着說，「你放心，我不會告訴娜塔莎的，所以不怕她吃醋的。」

「那小亭子又不是我和她的專利品，」王家山却平靜地說，「誰都可以搶去坐的。況且，我們決不會談情說愛，她又怎會吃醋？別亂扯了，我們就走吧，別以爲我不敢去！我倒担心你的心上人見了會吃醋呢！」

「你放心好了，不畢業，我也不會談戀愛的！」李雲英嘟着咀說。

## 一九九：關心生病原因

情族異 丹青

## 十五：菲菲不肯認錯

「這……」陳秋獵疑地說：「我就得啦！如果她不讓你搬出來與我同住，那你就眞的上吊給她看着嘛！」

「這……媽媽還有第二個條件嘛！」

「你倒說說看，你又答應了她什麼苛刻的條件啦？」

「條件倒不算苛刻，她只是要求我們，每逢週末與過年過節回去住，與她歡度團聚！」

「回去探望她就差不多，同住就免了！正所謂，相見好，同住難，已經試過一次，我還不怕嗎？以後會怎樣？」

你要我怎麼辦？」

「那你就對她直說，說我沒有錯，也不會斟茶認錯，這就得啦！如果她不讓你搬出來與我同住，那你就眞的上吊給她看着嘛！」

「這……媽媽還有第二個條件嘛！」

「你倒說說看，你又答應了她什麼苛刻的條件啦？」

「條件倒不算苛刻，她只是要求我們，每逢週末與過年過節回去住，與她歡度團聚！」

「回去探望她就差不多，同住就免了！正所謂，相見好，同住難，已經試過一次，我還不怕嗎？以後會怎樣？」

## 一九九：增進感情

麗莎曰：「咁我多謝你先。」

林華由拖住手進展到哄個頭埋去，一親香澤，又想索吻。

麗莎曰：「大庭廣衆，我不同人奇士嘿！」

林華曰：「你怕乜，驚我有病？」

麗莎曰：「唔得呀，奇士好唔衛生。」

林華曰：「我冇病，十分健康。」

麗莎曰：「都係唔好，第二日先喇！」

林華曰：「惜一啖咀仔都唔得？」

麗莎曰：「好核突，唔好呀！」

林華曰：「我眞不信咁大個女未畀人奇士過。」

麗莎曰：「冇就冇喇！你不信我亦冇符。」

林華曰：「咁又冇話不信，我只求奇士一下咁多，乾嘅，不是濕嘅。」

麗莎曰：「唔得呀，你惜我面珠喇！」

## 連環扣（十五）

市之光 ■匡成

徐超仁悄然回家了。

黑暗處，竄出了阿坤和阿平。

徐超仁一怔，未及開言，阿坤已抓住他胸前衣服，拖入後巷，然後道：「你好計劃，設計了連環扣來謀我們，快把錢交回。」

阿平道：「屋是你租的，我問你，警探怎會有門匙能自由入屋？」徐超仁強辯。

「我知，他們是假警探，又是你指示他們追我的，搶走了鈔票，教你的士走了。」阿坤說。

徐超仁當然極力表示不知情，但徐超仁的連環扣，計劃嚴密，以爲一定收到八萬多元。然而，他在門前等了半天，却也等不到。

徐超仁悄然回家了。

徐超仁帶傷返家，繼續打電話給阿坤與阿平，都不肯放過他，對他拳打脚踢，然後呼嘯而去。

徐超仁帶傷返家，繼續打電話給彼得與尊尼，始終找不到二人。

然而，梁永光却打電話來質問了，那件案怎辦？徐超仁還誑說警方抓不到人。

梁永光告訴他，他驚魂定後用電話調查，却無這一個檔案，根本沒有人報警被勒索，梁永光估計，那是徐超仁配合外人，串謀對付自己的。當然，他沒有証據，不能報警拿人。

他三天找彼得與尊尼都找不到。

一星期後，見到彼得與尊尼了，二人一見便道：「對不起，廿五萬元輸光在澳門賭場，我們欠你八萬三千元。」

（完）

## 文革毛林合影郵票存世不多以罕爲貴

### 其中一枚未見發行至今身價二萬

通天曉先生：

有一事請問，我有兩枚郵票，是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合影，聞說是很有價值，請問現在值多少錢？

謝謝先生：

來信查詢中國郵票的「毛澤東主席及林彪合影」郵票資料，答覆如後：

中國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發行的「文」字編號郵票中，有兩枚的圖案是「毛澤東主席及林彪合影」，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發行的「四個偉大」特種郵票，全套八枚，其中第五枚的圖案是「毛澤東主席及林彪站在天安門城樓上閱兵」的合影，發行數量是一千萬枚，同套的另外一枚，是第八枚的圖案是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兩人坐在大梳化討論什麼事的「合影」，這枚郵票的發行數量是七百萬枚，但是由於「文革」期間很多特殊事情，人們也沒有閒情去集郵，所以「文革」期間的郵票被保留下來的，却是存世不多，到現在雖然說不上「珍罕」，但已經取消，原因未見公佈，全部郵票銷毀，甚殷，變得也有價值了。

上述的兩枚郵票，根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郵票目錄一九八九年版，第五枚的估價新票是十元五角美元，舊票估價三元三角美元；第八枚的估價是新票二十三元美元，舊票八元三角五分美元。市價這兩枚郵票之新票而品相好的上品約爲三百元，舊票可值五十元。

其實，「文革」期間的郵票，除了上述兩枚有毛澤東和林彪像圖案外，尚有一枚鮮爲人知的珍罕之品，是原定於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發行的「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」一枚，圖案是毛澤東主席及林彪在檢閱遊行隊伍，但在發行之前已經取消，原因未見公佈，全部郵票銷毀，但不知何故，有極少數量流出，由於眞相未明，只能從珍郵拍賣市場去評估。

這枚問題郵票，最近於十月九日在香港由世界著名珍品拍賣商佳士德公司拍賣，以二萬四千元成交，另加百分之十手續費，合計爲二萬六千四百元。可說是珍品了。

拿駕來信時沒有附來影印圖片，不知所收藏的有「毛澤東主席和林彪合影」郵票，是屬於那一枚？（黃莎、新九一四五二）

集郵小識

## 可小同非子獅心輕以掉勿切

飛禽走獸

林士心小姐：

來信提及蘇州動物園兩頭猛獅傷了飼養員。據悉，這兩頭猛獅還曾是被人馴化過的，關在籠中的獅，看來很溫和，給人一種錯覺，獅子也成了貓。其實馴獸是很危險的，許多馴獸名家，往往也傷在自己馴養的獸口。有位馴獸大師，把獅子馴得比羊還溫順。「獅口逸頭」可以說是馴獸最驚險節目之一。雄獅張開血盆大口，大師把頭伸進獅口，但那天大師頭上髮蠟沒有塗好，一見蠟沒有塗好，一時，獅子忍不住